

心灵憩处即原乡

——代编者按

逸人

类似“十亿国人，八亿农民”这样的说法已成为历史。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称，2011年全国城镇人口(超过51%)已经超过农村人口(不到49%)，这被看做是农业大国城镇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另据统计，目前全国设市城市已达600余个，建制镇已达1.92万个，中国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上升至目前的51.27%。

这样的数据反映了当下中国正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但数据只是数据，数据背后一些特定人群的现实境遇和诉求需要我们深入关切和考量。有调查研究显示，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家属(居住满6个月以上的已被计入城镇人口)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约仅为城市户籍人口的1/10。促进两亿多农民工真正融入城镇，仍将是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艰巨任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大军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从最初的单纯进城打工挣钱到现在融入城市的诸多诉求，农民工群体从年龄结构到知识层次等方面也已经经历了几代人的嬗变。在城乡一体化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关照和解决与农民工相关的各种问题？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乃至社会各界一直给予高度重视，出台了各种政策和配套措施，使农民工愈来愈多地享受到与城里人同等的“待遇”。

“身体走得很快，不妨稍作停留，等一等灵魂。”就业帮助、社会保障等方面只是解决了农民工兄弟的基本工作、生活需求和后顾之忧，从文化的角度观照，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让他们获得文化认同和归属感才是关键。

近年来，从中央到文化部再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文化部门对此高度关注，从以人为本，文化惠民、文化利民的方针出发，把为农民工提供文化服务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网络，推出一系列措施，开展一系列活动，引导和鼓励农民工参与和享受社区文化建设及成果，把文化送到他们身边，把农民工兄弟请进他们自己参与建设的图书馆、博物馆和大剧院等公共文化场馆，做了大量工作。农民工在劳作之余或放松心情，享受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生活；或放飞心灵，追逐自己的文化、艺术梦想，有了更多的空间，也有了更多的选择。

正如“农民工”这个称谓本身还存在争议，在社会转型时期，人群和文化的相互碰撞和融合正成为趋势，你不能清楚地把某个人群或某类文化贴上标签，从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现代文明交织的整体中割裂开来。无论你身处城市，还是身处乡村，心灵栖息的地方，便是我们共通的文化原乡。

“回不去”又“呆不住”的年轻一代

“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环境，再让他们回农村反倒不习惯。”

“我们这代人，虽然户口在农村，但跟农村已经没有实质关系了。”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的王德志说。他们从年少时就开始在城市闯荡，早已对城市产生了依赖。然而，仅仅是依赖，却没有归属感，精神仍旧是空虚的。

1977年出生的王德志，17岁就被迫辍学来到北京打工。在餐馆干过杂活，在车间当过技术工，还发过传单，甚至干过传销。他永远忘不了刚来北京的那个除夕夜，自己拖着疲惫至极的身体跑进跑出，却被老板指着鼻子骂娘。2002年，喜欢文学的王德志与同伴在北京的东北旺创建了“打工青年艺术团”，算是找到了一个心灵归宿。

“现在有很多‘90后’年轻人来城市打工，跟我们相比，他们没有那么吃苦耐劳。”王德志说，这些小年轻会选择环境更舒服的工作，即使少挣几百块钱也无所谓，因为他们更在意“自由”。业余时间，这些“90后”多数会逛街、泡网吧，上网打游戏或是看电影，冬天还会到冰场溜冰，三五块钱随便玩。

“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环境，再让他们回农村反倒不习惯。”王德志说，但经济收入和物质条件的匮乏，又使他们难以过上真正的城市生活，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

群“回不去”农村，也“呆不住”城市的人，他们不停地换工作，寻找期许中的未来。

艺术团所创作的作品许多就反映了这种矛盾的状态。比如王德志和工友共同表演的小品《在城市安家》，表现了一对进城务工的小两口的纠结生活。艺术团每年去工厂、企业演出四五十场，多数靠自己筹钱，企业不仅不给演出费，有时连顿饭也不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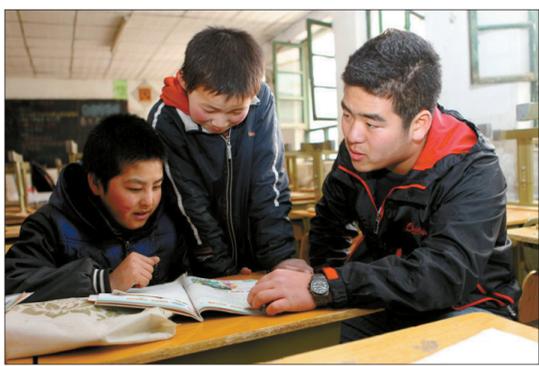
后来，艺术团更名为“新工人艺术团”，把打工群体定位成城市里的“新工人”。很多工友下班后会在艺术团聚集，看书、聊天。艺术团还有数字电影院，这是北京实施数字电影下乡后，朝阳区文化馆帮助筹建的。“电影院有70个座位，周末人多的时候加些椅子，能容纳100多人。”王德志说，这里常播放大片，有时也放映与打工生活相关的电影，比如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美国电影《愤怒的葡萄》，甚至还有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国内真正适合我们生活、反映实际的电影很少。”

如今，王德志已经娶妻生子，尽管每月只有2000元的工资，但他觉得满意而知足。不过令他感到不解的是，为何现在的年轻人变得如此不切实际。“在网吧要么看

格格、公主，要么是富二代的爱情游戏。很多人幻想一夜暴富或者一夜成名，从此过上奢华生活。愿望不能实现，就陷入绝望，甚至厌世。”王德志对这些“胡编乱造”的影视作品和流行文化很排斥，“我们需要文化，但是符合生活实际，能引导人积极向上的文化，不能苦大仇深，也不能过于幻想。”王德志说。(本报记者 屈嵩)



躲在桌下，似乎更能找到一方属于自己的宁静天地。



曹艺格，16岁，美籍华人，他的父亲通过中国青少年儿童基金会让他来到北京同心试验小学做义工，教外来务工者的孩子英语。他最希望自己教的学生能够用流利的英文与别人交流。

在都市丛林中寻找心灵家园

农民工文化生活「拼图」

本报特稿部策划

本报记者集体采访



新工人艺术团图书馆，是孩子们课余时间的另一个乐园。

故宫里的雕刻人生

“希望以后能多些集体的文体活动，打球啊下棋啊，组织一些竞赛，大家出来干活儿都蛮孤单的。”

“我觉得，文化就是那些古老的传统的东西，我喜欢老的东西，喜欢就要学到手，弄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建筑修缮中心工程队瓦工组的梁利军告诉记者。今年26岁的他来自河北邯郸，已经在这个组里工作4年多了。

“近水楼台先得月”，身处故宫这样的文化单位，干的又是古建筑修复这样的传统工艺活儿，古建筑修缮中心工程队的民工师傅们对文化有更多的耳濡目染。梁利军从小就喜欢雕刻，平时修复御花园路面的工作也和雕刻有关。“刚来的时候也不太会，是故宫的老师傅手把手教的。”梁利军说。几把刻刀，一块结实的枣木，一把刷子，就是他全部的行头了，他的“工作室”在故宫非开放区里一处联排的平房内，不大的空间中除

了放置修复地面所需的砖块，只有一张长桌，几把椅子，一张休息的小床。“午休时间可以在床上躺一躺，不忙的话还能练练字，就写在报纸上。”小梁说他最喜欢的是《中国传统吉祥图案》这本书，只要想起来就看，有时候躺窝窝里也拿着看几页。

日复一日的工作，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5点结束，中间有一个半小时的午休时间。修缮中心工程队一百来号人的业余文化生活其实很简单，“看看电视，打打扑克，唠唠嗑，眨眼就到晚上九点，得休息了。”水电队队长王利告诉记者，“希望以后能多些集体的文体活动，打球啊下棋啊，组织一些竞赛，大家出来干活儿都蛮孤单的。”由于兴趣，小梁有时下了工还会向队里的老师傅请教问题：“故宫里为什么有4个角楼，御

花园里有4个亭子，春夏秋冬，这些都很讲究的，如果能组织这些老师傅给我们上一些专业的课程，搞些讲座啊什么的就更好了。”

王改是工程队里负责绿化的女工。“女同志也爱唱歌、跳舞，晚上六七点，洗脸刷牙之后到午门附近，跳恰恰这些现代舞，也挺有意思的。有时候会散步到沙滩去买些生活用品。”周末，梁利军和工友们也爱逛逛博物馆、长城这些北京的名胜古迹，“看古代的文物和建筑，虽然不太懂，但是喜欢”。至于音乐会、演唱会，他们几乎没有去过，最多偶尔看看电影。“咱们出来，想得最多的就是多挣点钱给家里寄回去，音乐会演唱会价格太高，还是不考虑了。”小梁说。

(本报实习记者 张冉)



许国健，35岁，浙江人，喜欢音乐和戏剧，现在在北京新工人艺术团负责剧团创作和演出。他期待能用音乐、戏剧等方式发出更多工人的心声。



张维利，13岁，安徽人，喜欢摄影。现在在北京某中学初一学生，父母在北京皮村村口开了一家蔬菜超市。他的愿望是能有一台可以摄像的手机，能够走到哪拍到哪，把自己喜欢的景色全部记录下来。

再苦再累也不能少了文化

“不管是农民还是农民工，谁心里都少不了对文化的那份强烈渴求。”

这几天，曾连续17年自费导演“农民春晚”的辽宁农民李春军着实很忙，往年此时已经开始进城务工的他今年有了不一样的“任务”。2月20日，他带领着辽宁朝阳县雷神庙村春之韵艺术团登上了宁波鄞州区邱隘镇群众文化演出的舞台。3月2日，又要到北京参加中央电视台《幸福向前冲》的节目录制。从刚刚进城打工时羡慕城里人能唱歌会跳舞的小伙子，到如今自办“春晚”17年赢得村民认可的“大导演”，支撑李春军一路走下来的想法很朴实：“不管是农民还是农民工，谁心里都少不了对文化的那份强烈渴求。”

李春军刚满18岁那年到沈阳打工，城里的卡拉OK给爱唱歌的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结婚时置办电器，他终于拿着父母从牙缝里省出来的3000元，在妻子的支持下买了卡拉OK设备。于是也就有了雷神庙村第一届迎春歌会，随着歌会影响的扩大，节目从最初的歌曲演唱变成了小品、歌舞、京评戏大全，从家里的菜园子一直开到乡里，观众也从最初的不到100人发展到四五千人，成为了雷神庙名副其实的“春晚”。17年为“春晚”花费了至少8万元，对于李春军来说是笔

不小的开销，但每每看到村民们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兴高采烈地来看“春晚”，李春军还是觉得值得：“我也是农民，只想把农民真正喜欢的文化送给这些需要文化的人。”

说起进城打工的日子，李春军更多的是无奈，尽管每天干14个小时，几乎全年无休，下班之后腰都直不起来，但李春军和工友们还是希望下班以后能有点文化娱乐。“有一次我们还去现场看晚会了呢，虽然只能看到台上的小亮点，但也算是看到名人了，看完回去都半夜了，但特满足，连干活也更有劲了。”李春军说，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大多数企业家并不重视工人们的生活，仅靠农民工自己来组织文化活动也不太现实。

2012年，李春军有很多计划，最希望的是家门口天天都能唱大戏，“我家门前有一片林子，想平整出来，让乡亲们打打篮球、扭扭秧歌，用地申请报上去了，希望能批下来。”这次去宁波进行文化交流后，李春军感觉收获很大，他希望通过文化带动家乡经济发展，“我们邀请了一些当地的企业到家乡考察，争取引来一些投资，这样说不定以后不回家就能挣着钱了。”李春军说。(本报记者 王立元)

新闻链接

让文化雨露滋润每一颗心灵

※ 2011年9月，文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民工文化工作的意见》指出，到2015年，我国将形成相对完善的“政府主导、企业共建、社会参与”的农民工文化工作机制，建立相对稳定的农民工文化经费保障机制，农民工文化服务将切实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对农民工文化建设进行全面的部署。

※ 2011年12月28日，由文化部、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共同主办的“温暖之春”2012年慰问全国农民工春节晚会在北京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近30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农民工观看了晚会。这已经是该晚会连续第二年在北京举办。

※ 作为文化部主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业务司局，社会文化司长期以来采取多种措施致力于保障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文化权益。如让外来务工人员免费进入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场所阅读图书或参加文化活动；依托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资源优势和资源优势，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网上阅读、影视播放、知识讲座、信息查询等文化服务；推动各地广泛开展农民工艺术节等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等。

※ 据文化部在全国范围进行的农民工文化保障调研结果显示，近年来各地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在保障农民工基本文化权益、丰富农民工精神生活方面取得了不少实效。如深圳南山区在农民工集中居住区设置外来工图书馆；拥有400多万名农民工的深圳宝安区采取“校企合作”和“社区教育”等模式实施“造就百万技能人才工程”，每年培训的农民工在10万人以上。广东东莞的“东莞人才艺术大赛”“我的打工成才路”巡回演讲等活动已成为当地品牌文化项目。央视春节晚会上，“旭日阳刚”“西单女孩”“大衣哥”朱之文的出现就是新生代农民工文化憧憬、文化追求、文化表达的缩影。